

Camus

一九五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

卡繆的真面目

傅佩榮 編

先知叢書 8

傅佩榮 編

卡繆的眞面目

先知出版社發行

先知叢書8

卡繆的眞面目

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四月初版

編 者：傅 佩 榮

發行人：何 志 韶

出版者：先 知 出 版 社

臺北縣新店鎮北門路一段86巷28弄1號四樓

郵政劃撥：18519 先知出版社帳戶

定 價：精裝40元 平裝20元

內政部出版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2026號

目錄

卡繆的眞面目

寫在前面	王秀谷	一
漫談卡繆	王秀谷	六
從荒謬感到愛心	鄔昆如	三二
基督教義、卡繆與沙特	劉俊餘	五七
從「誤會」看卡繆思想	傅佩榮	八九
卡繆思想的歷程與意義	傅佩榮	一一六
憶卡繆	N. Chiaromonte	一三九
沙特對卡繆——一場政治爭論	N. Chiaromonte	一五一
書評(一)卡繆論	現代學苑	一七二

書評(一)瘟疫(黑死病)……………現代學苑、一八五

卡繆年譜……………一九一

編後……………一九七

寫在前面

王秀谷

卡繆是有啓發性的作家，也是有計劃有方向的作家。人們之愛好卡繆著作，是由於他的著作中隱約地含有朦朧的啓示之光，指向遙遠的愛的國度。

羅蘭說：「世俗的條律是什麼？讓人們偽裝某些行動去使別人認為善良而已。只因世人只承認合於某些條律的才是善良，其他內在的，隱而未現的善良，人們都看不到，也不去承認了。這樣的結果，就造成了人類社會的許許多多不由衷的舉動，不由衷的談話，不由衷的表演」（「我看異鄉人」——民國六十年七月十六日華副）。這位女作家，由卡繆早期著作「異鄉人」，已體會出「條律主義」（Legalism）可能埋沒「內在的，隱而未現的善良」，也可能造成許許多多的「不由衷」——這種領悟——尤其如果放進「向着正義仁愛而改進人生」的脈絡裡去

寫在前面

——對人類的自知自愛，不無其建設意義。這便是「朦朧的啓示之光」——連卡繆「荒謬期」寫出的「荒謬」裡，也有光明的「一線」。

卡繆說：「改進人生？對但不是『改造世界』！」「正與反」再版序文——

“Changer la vie, oui, mais non le monde . . .”）。[寓重於輕]（understatement）是卡繆特色之一；在此，他以輕輕的「不是改造世界」，有力地表達出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厭棄；他自己要作的，是改進人生——改進「現實的」人生，向着正義仁愛而改進現實的人生。

人們能對「卡繆由荒謬出發而走向正義仁愛的自由」之「進度」，解釋不同；但人們總不應忽視這個「進程」。卡繆決不是「安於荒謬」的人——他只是以「荒謬」作出發點。在這出發點上，他儘可說：「真正嚴重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：就是自殺」（“Il n'y a qu'un problème philosophique vraiment sérieux, c'est le suicide.” 西齊弗神話全書中第一句）。「荒謬」之中，自殺乎？不自殺乎？卡繆的「最初」答案，已是確切的——不自殺。他對「荒謬」說「不」。

，因而西齊弗神話最後一句話（又是用「寓重於輕」的口吻說出來的）：「向頂峰的奮鬥本身，已足夠充滿人的一顆心了。應該想像西齊弗快活」（*La lutte elle-même vers les sommets suffit à remplir un cœur d'homme.*

Il faut imaginer Sisyphe heureux.），有力地描繪出「正視荒謬而奮鬥不已」的英雄氣——人要英勇地活下去。「異鄉人」的最後一段，也應如此懂！

至於卡繆一生寫作及思想的進程：荒謬——而抗暴——而注意「節制」——而……？尤其關於卡繆死前「墮落」和「放逐與王國」這一階段（傅佩榮稱之為「自由期」，我則姑名之為「張力期 *period of tension*」），人們並不完全同意；這有待大家的繼續研究。

先知出版社要我給這本書寫篇序文，我當然是受寵若驚。一時在我腦海中，聯想到何欣、劉載福、劉俊餘、項退結、鄺昆如、傅佩榮……一連串介紹並研究卡繆的人。在國家多難之秋，這些學人向建設方面默默耕耘；除了給他們「搖旗吶喊」並偶爾也「濫竽充數」之外，我也祝他們精益求精，給青年們拿出「富有

卡繆的眞面目

精神營養價值的讀物」，而且多多益善！

四

王秀谷 於莊敬齋

民國六十二年三月十二日

（植樹節）

王秀谷

一九二四年生

河北 寧河

聖路易大學哲學

羅耀拉大學心理學

輔仁大學中國文化學院哲學系教授

著作：

「德日進與人類遠景」 現代學苑月刊社

「愛、力與正義」(Paul Tillich 原著) 三民書局

漫談卡繆

王秀谷

卡繆的寫作生涯，嚴格來說，僅有短短的十七年：自一九四二年印行「異鄉人」開始，至一九六〇年死於車禍為止^①。當然，這只是一種嚴格而方便的說法而已；蓋卡繆在一九四二年以前，早已從事沒沒無聞的寫作，除短篇文字以及為他的「工作劇團」（Théâtre du Travail）自編自演的劇本外，還寫過兩本蠻有詩意的散文——「反與正」和「婚禮」，只是不曾引起時人的注意。而且，一九四二年印行的「異鄉人」，係一九三九年起稿，且此處所謂起稿，又係指正式提筆寫作，至於腹稿或納入他「隨筆」的資料，則至少可以回溯到一九三七年^②。話雖如此說，但由卡繆之具體影響世界而言，則毫無疑義地，一九四二年是有劃時代意味的：「異鄉人」才一問世，卡繆立即名噪天下；從此他不再是既未成

熟又好蠶繅的一個法國青年，他成了大文豪。時方二十九歲。

十五年後（一九五七），卡繆榮獲諾貝爾文學獎金，理由是爲了「他在文學上的重要貢獻，對現代人類良心的問題，以目光銳利的誠摯，有所闡明」③。當時卡繆已經發表的主要著作，除「異鄉人」外，還有「西齊弗的神話」（一九四三）、「誤會」（一九四四）、「卡里古拉」（一九四五）、「瘟疫」（一九四七）、「戒嚴狀態」（一九四八）、「正義之士」（一九四九）、「反抗者」（一九五一）和「墮落」（一九五六）。最後一本書——「墮落」，原係卡繆計劃中「放逐與王國」短篇小說集中的一篇，惟因寫得過長，遂提前印行單行本，取名「墮落」；其餘短篇小說，則收集爲「放逐與王國」，於卡繆榮獲諾貝爾獎金的當年出版。以上十本書，便是卡繆一生的主要著作；一九五七年以後，直至他於一九六〇年一月四日死於車禍，並無重要文字問世，只有一本「新人」或「第一人」——這雖在卡繆計劃之列，但卒於未能寫成。

卡繆的死是突然的。這並非僅指他死於車禍，也並非僅指他死時只有四十八

歲。人們在他獲得諾貝爾獎金後，都在殷切地期待着他進一步的創作，尤其那些由其過去寫作辨識出來他有一種思想拓展途徑者，更在殷切地期待着。而這種期待的殷切，又因卡繆死前將近十年寫作數量之少，而與日俱增。他的「反抗者」早於一九五一年印行，而後一直到五年後，方有「墮落」和「放逐與王國」；此後又二三年了，卡繆在孕育什麼？卡繆進一步的拓展是什麼？甚至也有人在想：莫非卡繆的靈感枯竭了嗎？④。一天早晨，報紙上、收音機裡，都有卡繆死於車禍的消息：這真是非常突然的。人們爲卡繆惋惜，也爲自己惋惜。

卡繆死去了！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？

1. 他是誠實的。在卡繆死前半年，批評家波普京（Henry Popkin）曾撰文批評他的戲劇，認爲算不得成功，他說：「像卡繆這樣誠實的人，在像劇場這樣不誠實的圈子裡，顯然是處於不利位置的。他的誠實是有口皆碑的，然而正是這個誠實，叫他不能成爲一位成功的戲劇家」⑤。一九六四年的人生雜誌（三三〇——三三一），有張康先生介紹卡繆的一篇文字，他也說：「他的論點容或有弊

病，批評容或有過當，他的用心却很光明，態度很誠懇，他的藝術良心在他的作品裡是昭然若揭的」⑥。

2. 他是愛生命、愛人類的。這一點，或許是讀過「異鄉人」的青年所意想不到的。實際，我們可以聽一聽卡繆——以誠實聞名的卡繆——自己的話。他說：「我自問內心深處究竟何有時，我發現那裡有尋求幸福的熱情。我對人關心，我對人類決無輕視態度；我相信跟現代人一起生活值得驕傲……在我作業的核心裡，總有一顆不滅的太陽」⑦。他這顆不滅的太陽——對人類的愛、對人生的愛——一直陪伴着他，連在他尚未發表「異鄉人」的隱晦日子裡，也是如此：他在一九三七年的「隨筆」裡說：「這個世界的可憐處和偉大處：它不給真理，只給愛的對象。荒謬是暴君，但是愛會由之把我們解救出來」⑧。

3. 他的整個寫作方向，都是「以荒謬為出發點，而謀求如何用仁愛由之把我們解救出來」。卡繆以「荒謬」為出發點，這是大家公認的，因此有人呼之為「荒謬思想家」或「荒謬主義者」。沙特曾稱之為「荒謬的笛卡兒」，實在再恰當

不過了；笛卡兒在他的方法論裡由「我思故我在」出發，建設起他的思想系統；卡繆則由「荒謬」出發，企圖建設起他如何用人愛由之把我們救出來的思想系統。當然，卡繆的思想系統未能及時完成，我們也不能猜想他計劃中的「新人」究竟是什麼，然而就他已經寫成發表的文字來看，仍足以發現他一步一步地由「荒謬」擺脫——走向自由。

4 他的這個由「荒謬」擺脫的計劃，有其步驟，也有其節段。我們僅舉卡繆隨筆中文字二則，作的證明。一九四一年，卡繆二月二十一日記有：「西齊弗的神話脫稿。現在三荒謬完成了，自由之始」。此處所謂「三荒謬」，係指「異鄉人」（一九四〇年脫稿）、「卡里古拉」（亦一九四〇年脫稿），和「西齊弗的神話」。至於現代批評家中，有認為是卡繆第四荒謬的「誤會」，則此時尚未脫稿，但「誤會」的主題和結構，已包括在「異鄉人」主角莫爾索獄中床下翻出的剪報內。這四本著作，可稱為卡繆「荒謬期」的產品，也可說：這四本著作，結束了卡繆的「荒謬期」，以後便是「自由之始」。他所謂「自由之始」，正指出他

邁進一個新的階段，要如何進一步通過仁愛由荒謬把現代人解救出來，走向自由。卡繆在我們方才譯出的一則隨筆原稿後，留下兩頁空白，而後，又重新記下去。

我們要引證的隨筆之二，是卡繆一九五一年寫的，他說：「寫完『反抗者』初稿。這本書結束了前兩期（cycles），年三十七歲。以今視之，天下會自由嗎？」。我們立即可以理會兩件事：一是：卡繆自稱「結束了前兩期」，如果我們稱第一期為「荒謬期」，則由分析第二期著作內容及性質，可以稱之為「抗暴期」。這第二期的主要著作，包括「瘟疫」（一九四七脫稿）、「戒嚴狀態」（一九四八脫稿）、「正義之士」（一九四九脫稿）和「反抗者」（一九五一年脫稿）。二是：卡繆兩次在「隨筆」中提起「自由」來，可知他的寫作計劃是逐步地把現代人由荒謬之中解救出來。確定了「一期」和「二期」之後，我們至少可說「二期」以後的著作屬於「第三期」，我臨時稱之為「張力期」；所謂「第三期」或「張力期」的文學，多反映出卡繆着手創造「新人」之前的「複雜得近於矛盾的心情」，例如「墮落」含有「審判和被判」之間的張力；「工作中的藝術家」含

有「個人和團體」之間的張力（注意那妙不可言的 *solitaire* 和 *solidaire* 二字）；「來客」含有「法律和人道」之間的張力；「通姦的婦人」含有「俗務和大自然」之間的張力（婦人只是偷偷跟大自然的夜空弄情）；「叛教者」含有「上帝和偶像」之間的張力；「沉默的人們」含有「沉默和交談」之間的張力；而「生長的石頭」則含有「抉擇信仰或無信仰」之間的張力。這「張力期」的著作，只有上述幾篇；「墮落」（一九五六脫稿）印單行本，而其他各篇，則納入「放逐和王國」（包括一九五三—一九五七間寫成的短篇小說）。在同一期內，卡繆在翻譯和改編劇本方面，化了一些工夫；尤其「着魔者」（杜思妥也夫斯基著），更是卡繆心愛的題材（參考緒言）。在此還可以提及的，便是在一九五四年，他還印行了一本「夏天」，不過這本短文集內容很雜，包括卡繆十四年（一九三九年——一九五三年）的幾篇散文；讀者可依各篇散文寫成年月，劃歸某「期」研究。

5. 他自視為藝術家。他在一九五三年曾說：「就我是一個人而言，我酷愛幸